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三目錄

徐有功

論天官秋官及理匭愆失表

駁郭奉一論蘇踐言等處絞表

駁論徐餘慶處斬奏

駁論邱神鼎處斬議

再駁論邱神鼎罪議

論李思順罪議

駁皇甫懷節李思徵處斬議

趙推之唐子產誣告長孫仲宣議

駁韓純孝家口籍沒議

駁李仁里等處斬議

逢行珪

進鬻子表

鬻子序

劉藏器

對恤刑策

對刑法得失策

對往代爲刑是非策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三

徐有功

有功名宏敏避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舉明經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武后朝累轉司刑少卿改司僕長安二年卒年六十二贈司刑卿中宗立加贈越州都督

論天官秋官及理匭愆失表

臣有功言自陛下卽位已來海內官員一定而天下選人漸多掌選之費用舍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卽放應放翻留

囑請公行顏面罔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媿憚又往屬揚豫構禍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以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不依律文妄稱異端建立證據構爲罪狀捨法用情格律昭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款占不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緣此陛下九重嚴祕萬機事總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奉遂令刻薄之吏弊法未悛士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所令朝

堂受表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來去叫閤不達撾鼓不聞抱恨銜恩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冤是有司務在增重其枉塵垢聖德隱蔽宸聰者是臣等不勝死罪死罪臣今請考選官銓注不平致令在外怨讎者臣卽察訪糾而彈之獲其曲狀望貶考奪祿以媿其心罪仍依法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加詰斷臣卽按驗奏而劾之獲其枉狀請卽付法斷罪亦準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

申冤使不速與奪致令擁滯有理不爲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凡在百僚咸蒙委任君臣之際義在無猜寄託之隆無過考選今人監視全無付信徒爲證見翻使有詞不知每事委之使臣得搖霜筆其監考選御史望請總停然臣昔處法司緣蒙獨用臣愚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猛噬驚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請降敕施行庶不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駁郭奉一論蘇踐言等處絞奏

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並合絞刑但爲敕稱屈法
申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
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常父免
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旣寬籍沒之典理絕收錄其家
按名例律云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推罪人
原減法又云卽緣坐家口雖以配沒罪人得免者亦免斲
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旣特遇殊恩子便不拘常
律踐言等並卽不合緣坐處盡錄奏言

駁論徐餘慶處斬奏

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足以謝愆污其宮寧可以
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共虺冲交涉爲冲理債違敕是情
於冲致書在反爲驗旣屬永昌恩赦在慶罪卽合原狀據
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旣並伏誅其
支黨事未發者特從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
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魁首卽其帥首乃元
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旣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
宥有伏誅旣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
卽爲支黨必其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

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追捕之流
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况非常之恩千載空遇莫
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坐之伍更
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
卽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惟聖朝伏當不爾
餘慶請依後斷爲支黨處流

駁論邱神鼎處斬議

邱勸之弟兄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迹可驗在於繼結
理固難逾羊羔稱投荆河并作兩箇阜襖假令事實終在

赦前况乃涉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敕不合更推使人爲鼎著皂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卻文狀處以叛謀竊尋此塗頗傷苛酷且衣之五彩隨人好尚武夫一著豈限元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作道卜書旣元拋諸廁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旣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論何事爲是簿帳爲是職識圖竟不甄明遂無承疑卽處以斬乃沒其家請更審詳務令允當者

再駁論邱神鼎罪議

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誠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

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案何不具言當時撫狀朦朧奏後方便勦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窺請更商度者

論李思順罪議

謀危社稷罪人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言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捨文而斷獄則乘馬何俟銜勒過流豈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句司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

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眾說竊語不合人知處實惟出秀辭是非更無佗証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卽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眾處流三千里者

駁皇甫懷節李思徵處斬議

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奉使討除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卽疑懷節與徵同謀同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旣無狀謀反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璟

陷辟方始告言璟元共徵同情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寧有比州刺史奉勅討羌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卽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例將爲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卻放非謀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鞠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赦總免

趙推之唐子產誣告長孫仲宣議

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敕勘當且狀是誣付法

科繩已斷處斬奏盡臨決恩旨遣停聖上爲子產引虛則將奏之枉死但令教告事律者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霑薄賞律開此制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

駁韓純孝家口籍沒議

案律謀反者斬處斬本爲身存身亡卽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佗犯法已法例是因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卻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

捨敕遣戮屍除非此塗理絕言象伏准逆人獨孤敬同柳
明肅之輩身先殞歿不許推尋未敢比附敕文但欲見其
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

駁李仁里等處斬議

元淑里正無得人戶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
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天契
口語口陳卽以實論頗亦以苛酷搶擄元無影響星文李
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
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

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是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

逢行珪

行珪永徽中官華州鄭縣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迹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啟於是圖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宏闡揚之理茲暢

德業彌縟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微烈逮乎周文作聖
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啟心
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
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匡救之辭莫
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理而啟沃彌綸彝訓經緯區中不
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
德之宗熊旣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
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
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

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敘私情翦截浮辭用申狂
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
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革
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
淺荷堯沐舜擊壤謳歌周施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
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
庭庶日月照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
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沈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
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
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
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
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卽道流也遭
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依漢
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
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文闡域中之教化論
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

之王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宏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宏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

歲聊爲注解略起指歸心馳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劉藏器

藏器徐州彭城人高宗時爲侍御史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出爲宋州司馬卒

對恤刑策

周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繫於茲爲重然姬旦制三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志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旣道符

太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道德齊禮纔畫衣冠反樸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憊揆事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僞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爲陳之何者便俗

對結繩以往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溫月冷旣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亦效之以生殺方之四序取則二儀震雷霆以曜威象天討而明罰至如赭衣艾筆之制用於唐虞之朝剗刑宮割之刑施於夏殷之日旣申之以三刺亦放之以五流鄭產鑄書呂侯訓贖秦炊鼎

鑊漢調菹醢變三章而制九章減五百而笞二百歷當途而且用涉典午而兼行今德冠往初功高遠古既反直淳之俗還歸仁義之衢解網泣辜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采緹紫之言議獄緩刑久納溫舒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橫議謹對

對刑法得失策

問象五星七宿法壅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感其義賣爵緡錢之令越官朝會之律見知腹誹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知誰制莫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絕命解鬪觸刃從子殞

躬有若此流將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搏姑耳
從減死之論斯之所決於禮安乎鮑昱泣東海之殺人陳
忠縱潁川之請代如其得失亦可聞諸

對某聞弧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皆至折獄之義仍
明乃有金朴異儔行乎舜日劓刖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
密隨時輕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不流宮條
斯準火勝金而逾墨黥法是依放七宿異節之精實惟臆
罰則五星應改之變爰在劓科上郡罹旱孝景復循賣爵
南畝不出武帝遂下緡錢越官起自張湯朝會興於趙禹

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爲腹誹之初直指夏蘭之輩出於
慘刻之日斯並虐主所行佞臣攸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
觸鬪刃以亡身既有誤致之由斷取罰金之議妻則爲室
夫亦稱天雖云杖面詎容大辟良爲情疑後主肆其不敬
由斯之故方致極刑婦之承姑嚴於子道豈此陵辱以從
減論然則鮑昱之科於義失矣仲遠之駁與禮符焉赦子
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季之代已在前譏謹對

對往代爲刑是非策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天之道也先寬後猛王

之度焉何則反魯刪詩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封雍齒爲往迹之浮言爲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淳朴殺戮必用於凋訛則感電前皇不應染刃望雲後帝方示草纓沈吟久之未知孰是至於宜獄宜犴五刑九刑清室黃沙之輦基執秩僕區之創迹墨幪抵罪點服記刑誤法理而揮刀謬刑名而伏劍咸晦胎祖側佇根由方聽安于之言復迓溫舒之奏景慕埋桐之術欣聞觀壁之規欲揆何人得階斯理鍾繇王朗尚且相持叔向鄭僑猶疑競爽度長絜大誰最指南勝躅高蹤何代爲是

對天道未醜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驅雞所
以聖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
威用度姦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歷斬凶殘於鳳墟壽邱馭
圖翦姦回於鹿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與隄防以給羣流既
繫事以慘舒亦隨時而賞戮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
祖入秦遽封雍齒上如黃神攝運丹陵纂歷步驟之軌髣
髴殊途亭毒之規依稀一致況乎時屯競逐理便於干戈
道泰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兵玉玦固可舉於軒皇艾
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宜獄宜犴詩人因賦以誠時

五刑九刑晉臣貽書以訓俗卯金啟漢詔請室以懲姦典
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尹之調馭
長安點服化探丸之子唐侯之光宅天下墨幪致鑿頂之
夫法或謬加李離伏劍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于絕
簡之詞溫舒緩刑之奏候埋桐以察理擬觀壁以照姦擅
彼高蹤雖云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魏朝御史議駁
鍾繇之疎晉室大夫書譴鄭產之醜荷校滅耳迷悔吝於
六爻騁轍荒心垂欽恤於三鍰欲允時須議將安屬未若
踐咎陶之勝躅詔于公以度長詳彼刑書無溺情於愛惡

揣茲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東影還淳並三皇以比迹
削彫歸朴並五帝而遐蹤謹對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目錄

賈公彥

周禮正義序

儀禮註疏序

陳元光

請建州縣表

漳州刺史謝表

李嗣真

上武后疏

上諫來俊臣構陷無罪書

書品序

書後品贊

袁利貞

諫於宣政殿會百官命婦疏

劉允濟

明堂賦

天賦

地賦

萬象明堂賦

天行健賦

欽定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

賈公彥

公彥洛州永平人永徽中官太學博士

周禮正義序

夫天育蒸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天
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註云三名公卿大
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
成孔演命明道經註云拒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

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別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案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以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歷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按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杜氏註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鄭子曰吾

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註云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註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註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註云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故爲鳥師而鳥名

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爲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是以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卽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皞氏言祝鳩氏爲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皞以上官數畧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按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

皐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註云窮桑帝少皞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犁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按鄭語云重犁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犁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

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氏之官唯有重犁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犁之後重犁之後卽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

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旣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咎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汝作司徒又云帝曰咎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名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

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
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元分
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
高辛時重犁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
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
之者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
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
秩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
虞是也按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

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骘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按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卽真之後命禹爲之卽天官也按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

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
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卽真之年九州言八伯
者據畿外八州鄭云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按明堂
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
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
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
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
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以前官名略言於上

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
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
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
十雖未具顯案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
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葺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
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
公司馬公司司空公各兼二卿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
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丹伯爲宗伯衛侯爲
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則官號沿革粗而言也

儀禮註疏序

竊聞道本沖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以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註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爲末儀禮爲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其爲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哲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註稍

周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慙則舉小略大經註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爲先案士冠三家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旣冠又著元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註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哀以表心經以表首以

黃氏公違鄭註黃之謬也黃李之訓略言其一餘足見矣
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
以諸家爲本擇善而從兼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元植
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
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陳元光

元光字廷炬光州人高宗朝以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戍
閩遷嶺南行軍總管

請建州縣表

泉潮守戍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臣陳元光言伏承永淳二年八月一日制臣進階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者受命戰兢抵官彌懼臣以冲幼出自書生迨及童年濫膺首選未及干戈守至懦至弱之質惟知飽暖無曰區曰處之能幸賴先臣緒業叨蒙今日國恩寄身都閫任事專征爰從視職以來不敢少有寧處况茲鎮地極七閩境連百粵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火田之餘原始要終流移本出於二州窮兇極暴積弊遂踰於十稔元惡旣誅餘兇復起法隨出而奸隨生功愈勞而效愈寡撫綏未易子育誠難

竊惟兵革徒威於外禮讓乃格其心揆諸陋俗良由職方
久廢學校不興所事者蒐狩爲生所習者暴橫爲尚誅之
則不可勝誅徙之則難以屢徙倘欲生全幾致刑措其本
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蓋倫理謹則風俗自爾漸
孚治理彰則民心自知感激竊以臣鎮地曰安仁誠爲治
教之邦江臨漳水實乃建名之本如蒙乞勅定名號而復
入職方建治所而注頒官吏治循往古之良規誠爲救時
之急務秦越百家愈無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臣謬居
外鎮忝在封疆所得事宜合奏謹具厥由伏候勅旨

漳州刺史謝表

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進階前正議大夫嶺南行軍總管
臣陳元光言伏奉垂拱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制除臣中郎
將右鷹揚衛率府懷化大將軍輕車大都尉兼朝散大夫
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贊治尹營田長春宮使者
伏以社稷初開首有官僚之建皇天眷命重茲樗櫟之材
山川頓改人物更生竊念臣州背山面海舊有蛇豕之區
椎髻卉裳盡是妖氛之黨治理誠難撫綏未易恭惟陛下
威振百靈氣消六沴自東自西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

得其區分民心有繫土俗轉淳覺昨非而今是必舊去而
新更竊惟治巨室者不用乎條枚蓋明堂者不參於瓦礫
茲遇陛下日月其明乾坤其量知臣樸忠有素寒松不改
乎凋年膺力猶剛老馬或諳於故道申命曲加因郵傳賜
寵之以二政之隆畀之以一州之重雖則殊鄉還同畫錦
光華奚止於一身爵祿許推於後裔人皆爲榮臣獨知懼
粉身未足報深恩萬死實難酬厚德已從此日望闕謝恩
繼當恪守詔條徵庸俊又平均徭賦示以義方持清淨以
臨民重修前志守無私以奉國再礪於衷展駑駘之力申

鷹犬之勞庶荒陬蠻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聞斯慶臣
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李嗣真

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人中明經累調許州司功參軍直
宏文館永昌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潞州刺史來俊臣誣以
謀反流藤州卒贈濟州刺史諡曰昭神龍初追贈御史大
夫

上武后疏

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省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

奉使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

上諫來俊臣構陷無罪書

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果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必無陳平先謀疎陛下君臣後謀除國家良善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特迴天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歿爲忠鬼孰與存爲諂人

如羅織之徒卽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

書品序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謂仁義禮智信也藝成而下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吾作詩品猶希聞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書評而登逸品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爲末信也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者亦當負絕終古無復繼作也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雖不足以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耳與夫飽食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以記姓名此狂

夫之言也嗟爾後生旣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畧庶幾
勉夫斯道近代虞祕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王
家令高司衛等亦並由此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無他
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慙君子之盛烈苟非莘野之器
箕山之英亦何能作誠凌雲之臺拂衣碑石之際耶今之
馳騫去聖愈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亦猶莊生之歎盲者
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遂良
等皆授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此法更
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東之受於虞祕監虞祕監

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自無鑒局雖古跡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緹以爲寶玩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論品藻自王惜以下王僧虔袁庾諸公皆已言之矣而或理有未周今采諸家之善聊指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曾入有可措者亦復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敢寓言今始於秦氏終於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爲十等

書後品贊

逸品贊

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
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上品贊

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邠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
羲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中品贊

西嶽張昶江東阮研銀鷹貞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
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下品贊

蚌質懷珠銀瓊蘊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跡思話仙才張融
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袁利貞

利貞雍州長安人高宗朝爲太常博士周王侍讀遷祠部
員外郎卒中宗立以侍讀舊恩追贈祕書少監

諫於宣政殿會百官命婦疏

臣以爲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象闕路門非倡優進
御之所望詔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自東西門入散樂一
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思和微臣庸蔽不

閑典則參預禮司輕陳狂瞽

劉允濟

允濟洛州鞏人弱冠舉本州進士累除著作佐郎遷左史
兼直宏文館長安中拜鳳閣舍人中興初坐與張易之款
狎左授青州刺史

明堂賦

大哉乾象紫微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宇
聿觀文而聽政宜配天而宗祖體神化以成規應靈圖而
立矩度七筵以垂憲分四室而通輔合宮之典鬱乎軒邱

重屋之儀崇於夏禹因殷成於五帝繼周道於千古統正
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踵武大禮興而三靈洽至道融而萬
物覩其在國乎惟聖踐極配永登樞浹生成於大冶銷品
彙於洪鑪貫星象而調七政列山川而宅五都開洛陽之
寶籍受河闕之禎圖總夔龍於國序集鵷鷺於天衢包壯
業於元頊籠景化於黃虞功旣成矣道旣貞矣答后土之
嘉祥藹上元之殊祉望仙閣之秀出瞻月觀之宏峙鏤紅
玉以圖芳肅龜壇而薦祀道不言而有洽物無爲而自致
嚮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雲

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人協和萬寓懷柔百神降虔心啟
靈術采舊典詢故實表至德於吹萬起宏規於太一欣作
之於有範佇成之於不日工以奔競人皆樂康訪子興於
前跡揆公玉之遺芳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成八
風而統刑德觀四序而候炎涼跨東西而作甸掩二七以
疏疆下臨星雨傍控烟霜翔鷲墜於層極宛虹拖於遊梁
崑山之玉樓偃蹇曾何髣髴滄海之銀宮煥爛安足翱翔
於是覽時則徵月令觀百王綏萬姓肆類之典攸集郊禋
之禮爰盛衣冠肅於虔誠禮樂崇於景令三陽再啟百辟

來朝元纁霧集旌旆雲搖湛恩畢被元氣斯調羅九賓之
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澤被翔泳慶溢烟霄穆穆焉皇皇焉
粵自開闢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煥乎王道昭賁三才遠
乎聖懷周流九垓鴻名齊於太昊茂實光乎帝魁浹羣山
於雨露通庶品以風雷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天賦

臣聞混成發粹大道含元興於物祖首自胚渾分泰階而
立極光耀魄以司尊懸兩明而必照列五緯而無言驅馭
陰陽裁成風雨叶乾位而凝化建坤儀而作輔錯落九垓

峇巖八柱燦黃道而開域闢紫宮而爲宇橫斗樞以旋運
廓星漢之昭回總三統之遷易乘五運之遞來察文明而
降祥瑞觀草昧而動雲雷託璇樞之妙術應玉管之浮灰
柔克斯高聽卑逾廣覆燾千容包含萬象載光道德聿符
刑賞旣霆震而霜威亦春生而夏長其功不測其變惟神
大哉其施曠乎其仁周八紘而化育籠四海而陶鈞雖感
通而下濟終輔翼而無親登大寶於上皇發神圖於下帝
憑理亂而倚伏候昏明而開閉邁堯舜以降禎休遇辛癸
而呈祲沴厯成敗而無爽在興亾而必契深機不測神化

靈長雖覃恩於列聖必歸功於有唐發星辰而效祉雜烟
雲以降祥大猷載洽景貺斯彰浹庶品以光被樂羣生於
會昌軼大庭而包太昊孕元項而掩朱襄見乾心之祚聖
卽靈運之無方造化惟遠生成不極沾廣惠於禽魚預湛
恩於動植非測管以能喻豈戴盆之可識欣大賚於天成
激長歌於帝力

地賦

元氣攸分太極斯判建三才以可久開二儀以貞觀偉坤
德之無疆恢地道之幽贊叶高明而資始孕沈潛而剛斷

空徵王母之圖竟勞豎亥之算用能載九嶽振百川蕩雲
霧洩風烟羣物畢發衆象森然飛沈咸遂動植斯甄五億
十選二萬八千舍靈應節蓄聖懷仙元命之所包矣彝倫
之所繫焉周易以爲理契於牝墨翟以爲仁深於天由是
開階立隧提衡建極置羲和之官列司徒之職審其遠近
辨其紆直廣輪之數不憊夷險之精不匿用能峻市朝明
甸侯旣布井而陳邑亦列郡而分州窪盈沃瘠之品原野
墳衍之流斂跨萬俗兼該六幽隔蠻壤限夷陬珍卉奇木
之他族鱗介羽毛之異儔詭怪畢備璀璨咸周銀臺瑤檻

元闕丹邱鄒衍之所不議方朔之所難紬禎符應於河象
災異紀於春秋爾乃禮備玉衣葉隆金屋彌北渚而應慶
邁東陵而誕福辭珠璫屏綃縠配飛龍以凝順詠關雎以
薦淑契明理於東南想賢才於邁軸化漸蘋藻教敷種稔
詠麟趾而合符比螽斯而繁育功宜右轉道叶上升遵四
時以生殺順六氣以陶蒸珍符顯見寶歷相仍我疆我理
如坻如陵微猷潛暢禮節鬱興大鑪交泰庶績其凝用能
祀列黃琮禮配蒼壁揚義聲於農步飛仁風於禹跡服耒
耜於田疇偃戈矛於邊場諒賓則之廣被信興圖之遠闢

萬象明堂賦

濬哲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純精恢天
祿以作乂攄元命之振英鼓黔黎以播氣運蒼昊而時成
括閩陽於泰階襲三聖以光亨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
浴視而龜書至地以河觀而馬圖出擁神庥尊明號激清
流揚茂實將大報於元天享神祇以稱秩願卑宮而自處
惟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姬訾而法營室訪夏后
之軌儀云廣四而修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
綜乎舊典經始乎丕律紹先志以高興匪務功而首出乃

延公侯卿士藝人表臣而審其議焉咸以爲明堂者明乎
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褒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禋
敘修宗祀非夫爲已者也安可已乎粵正月庚午始創明
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四門坐納
四氣明明八窗均調八風靡金靡玉匪磨匪礱卻隋侯之
夜光明素質以爲工思承天以接神故峻極乎皇穹颺乎
懿漚繡乎豐融雷承乾以震耀靈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
精誠孰能克勤乎此功

天行健賦

以天德以陽故
能行健爲韻

大哉乾元神不可測其內也剛其外也直直所以保合太和剛所以運行不息故王者奉之而垂化君子體之而進德者也原夫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名用九以則得一而清名也者純陽之經形也者大無之精語其動兮孰知其動語其行兮孰見其行得不詳所由稽所以歷土圭以窮妙因渾儀而探理左出右沒不行則何以變三辰之度上騰下降不動則何以爲萬物之始履柔兮居常配坤兮秉陽笠也誰覆弓也誰張四德雖具未足以擬議十翼雖廣未足以披攘微乎哉得於幽者道盛乎哉得於道者王

絲若存戶樞不蠹較之則火井易滅當之則金柅難固持
剛靡失既兼柔克之資用壯固虧亦取易知之故是以爲
君爲首爲金爲冰杳冥兮不慮乎盈縮寂寥兮何有於塞
崩諭彼成形是顯飛龍之象旌其致遠因推良馬之能且
夫天也者陽乾也者健窺之於裏則其象厯厯瞻之於表
則其容恩恩不言非涉於可名不拔乎知乎善建大道非
物豈容媧后之功小說惑人豈容秦宓之論皇家恩流品
物禮達上元垂文明畫一之令秉神武不殺之權推之蕩
蕩守之虔虔信所謂神道設教剛健而法天者歟